

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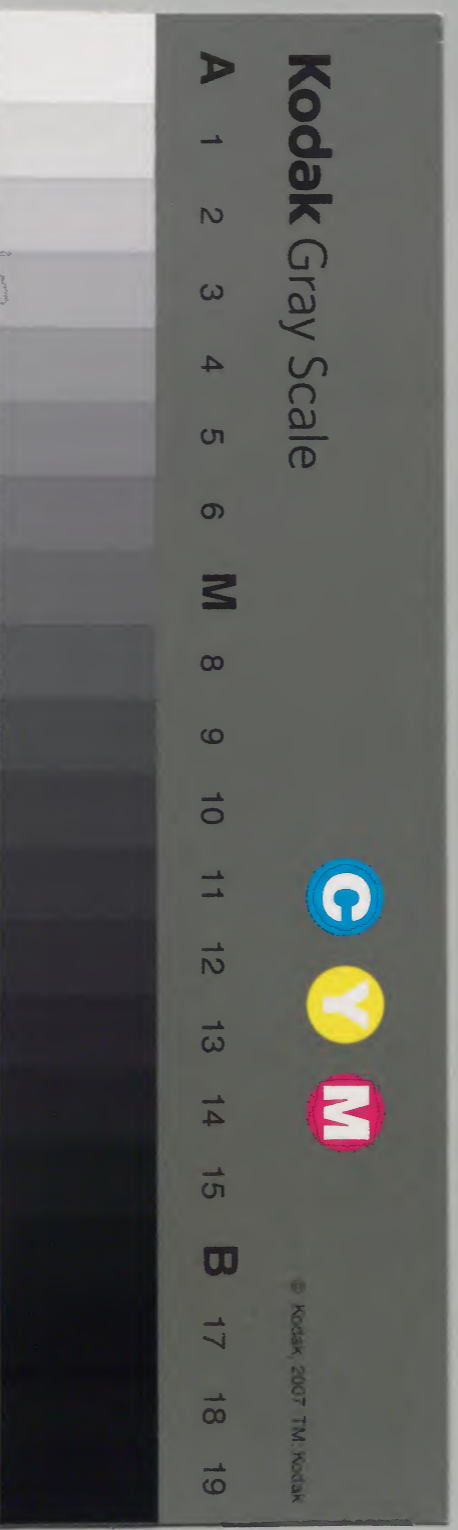
願
雜

元亨釋書 十七之八

和書門			
二	四	六	二
一	四	函	號
一	五	冊	架

內閣文庫			
九	九	和	
函	四	書	
八	五	冊	號
架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9462
冊數	15 (9)
函號	192 5



大日本國延慶子六月有旨毘盧天藏濟禪窟窟在單況謹募眾緣刊行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頤雜十之二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聖武皇帝

貞觀皇帝

寬平皇帝

寬和皇帝

蘇稻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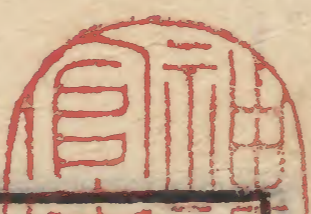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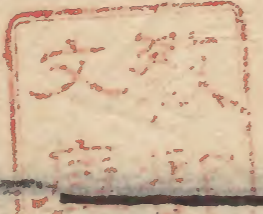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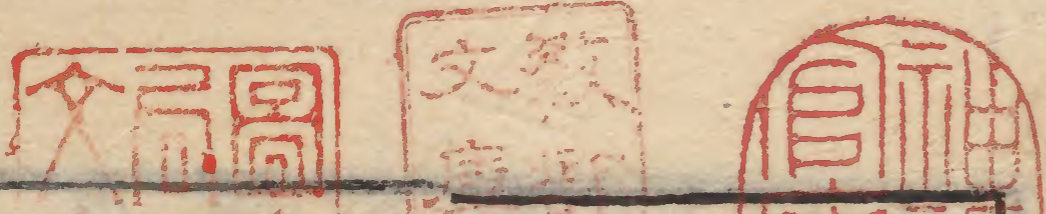
蘓馬子

司馬達等

大織冠鎌足

尚書右丞和真綱

右僕射藤良相



讚、朔、刺史高公輔

羽林次將藤義孝

殿中監高良臣

黃門侍郎源顯基

將軍平維茂

別駕射親元

中散大夫橘守輔

房州刺史源親元

尚書右丞平時範

左僕射源俊房

筭博士善為康

吏部侍郎藤敦光

諫議大夫平實親

羽林中郎源雅通

越中太守藤仲遠

越後太守紀躬高十、三、タケ

副元帥平時頼

士度三

藥延

感世

尋寂

乘蓮

惟高

藤井久任

野敦末

秦武元

願西

源傳

清信俊

江親通

西音

壬良門

修覺

修多羅曰富貴學道難士大夫猶病諸况王
公乎我國家聖君賢臣相次間出皆能欽敬
我法予博見印度支那之諸籍未有此方之
醇淑也何者神世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
七十餘歲人皇二千年一剎利種系聰禪讓
未嘗移革相胤亦然閻浮界裏豈有如是至
治之域乎以故佛乘繁茂率土和洽君臣崇
奉歲曆綿邈亦我真宗之助化與予取居世
相而契實相者作王臣篇

聖武皇帝者文武之太子也養老八年二月
即位饗國二十五年流王澤崇佛乘異域聖
賢卿風來應所謂西域菩提佛哲東震道璿
鑑真也本朝英傑亦多還沓行基良辨道慈
泰澄等也又創東大寺改大官寺凡百勝業
見資治表天平二十一年就行基法師受菩
薩戒七月二日禪位太子年五十出家修道
法諱勝滿天平勝寶八年五月二日崩聖壽
五十八

貞觀皇帝者仁壽第四子也天安二年十一月即位饗國十九年海內安寧貞觀十八年十一月遜位太子幸水尾山寺營佛宇當寢陵帝風儀端嚴邈如神仙好經史耽釋典鷹犬玩好弄而不御嘗以真雅宗睿為法友出宮之後在清和院御膳只菜蔬而已屢幸名藍勝地所謂山州貞觀寺和州東大寺香山神野攝州勝尾寺九畿旬靈區巡幸殆遍或留止重日浹旬自海印寺還水尾或兩三日

一齋六時苦修一心禪念元慶四年十二月四日崩圓覺寺聖壽三十一隣大漸教侍僧誦金輪陀羅尼向西跏趺定印此夜地動五六震宸儀不傾儼如如在遺詔不建山陵荼毗中野

寬平皇帝者仁和第七子也仁和三年十一月即位享國十年寬平九年七月遜位太子帝幼不御腥羶志慕三寶卅歲上睿山游觀耽樂僧儀而忘歸常遊歷諸寺歲十七白母

后求出家后曰汝志可貴也然大屋寺有應
俊法師者精修之士也汝先事彼出家未晚
耳又以前志白仁和帝帝曰善哉善哉墮三
寶數且見世相漸成梵儀時仁和在諸藩後
數月登寶位難犯天威不暇復奏踰三歲繼
帝祚咨天曆數不容逃字昌泰二年十月十
四日從益信法師出家法諱空理即奉書辭
太上天皇尊號昌泰帝懇授遜讓益固不得
已而隨之十一月受戒於東大寺延喜元年

十二月於東寺受灌頂于益信營御室於仁
和寺側精修禪宴四年三月建圓堂安置金
剛界會三摩耶形即立誓曰昔為人君萬姓
作惡皆歸我今成佛子一身修善普利他又
幸睿山謂增命法師曰昔少年登臨此山志
求出家中間萬機瞬息十紀今果本志不任
喜幸願從師受菩薩大戒及瑜伽深旨便亦
教作御室於千光院五年四月十四日於睿
山戒壇院受大戒於命時壇上現紫金光七

月辭封戶昌泰帝手詔不許十年九月就命
受灌頂阿闍梨位上聞上皇灌頂事詔羽林
次將藤俊蔭授命以法眼和尚位上皇手擎
冊文付命及數珠香爐磨納等自爾屢啓容
席真灌頂者多承平元年七月十九日崩睿
算六十五
寬和皇帝者安和之長子也永觀二年十月
十日即位寬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夜排貞
觀殿玉闥自躍下地潛出宮扈從二人供奉

沙門嚴久侍中藤道兼也雖嬪嬙不知也路
過安晴明宅安氏適避暑經行庭下忽仰見
大驚曰天象呈變天子避位何其怪哉帝聞
斯言笑而去安氏便入宮奏事帝不在焉帝
如花山寺薙髮法諱入覺睿算一十九初帝
七弘徽殿妃自此厭世相故當妙齡脫徒金
輪寶位又不受太上皇尊號偏奉僧儀修密
法王畿霧區多所游歷又入紀州那智山不
出三歲其勵苦精修苦行之者皆取法一日

神龍降獻如意珠一顆水精念珠一串海貝
一枚帝置寶珠於崑崙念珠於千手院以為
地鎮告行上首傳持秘授至如今其海貝九
穴沈瀧下俗曰食九穴貝者長年不老蓋帝
令飲瀧水者得延齡也兼保帝聞貝事召弄
潮者入瀧底搜者潮人出波奏曰貝猶在徑
三尺許自帝修練此地苦行者六十人至今
不絕回都在花山寺闢密學受灌頂者多矣
寬弘五年二月八日崩聖壽四十一歲

蘇稻目者欽明帝之宰臣也十三年十月百
濟國貢獻釋迦金像群臣沮之稻目奏曰西
蕃諸國皆悉信嚮若佛不祥彼豈備貢已為
附庸何懷欺罔帝以像賜之稻目乃捨向原
宅為寺安佛像加崇敬
蘇馬子者稻目之子也與厩戶皇子戮力興
佛事敏達十三年九月百濟麻深臣有彌勒
石像馬子乞之於宅東營殿安之請慧便法
師師事之推古二十二年病八月上宮太子

勸出家并太子受具戒而薨
司馬達等南梁人繼躰十六年來朝于時此
方未有佛法達等於和州高市坂田原結草
堂奉佛世未知佛號曰異域神屬馬子卿佛
乘達等翼贊之敏達十三年馬子供石彌勒
像設齋會達等頑焉忽於齋飯上得佛舍利
乃獻馬子馬子以鐵砧鎚試之砧鎚共陷舍
利不壞又投水不沉馬子依茲益固信敬達
等之子作比丘名德齊女為比丘尼名善信

時人指家族為佛種
大織冠鎌足和州高市郡人其先天現屋根
命之稟也世掌天地之祭祀在胎聲聞外孕
十二月而誕性仁孝博學玄鑑風姿挺特本
姓大中臣賜藤氏柄宰權奉佛法天智八年
十月十六日薨先數日剃除鬚髮臨薨帝賜
純金香爐曰已聞出家可持法具卿執此爐
從天仙後昇兜率天到慈氏前證真如法救
公卿百辟皆赴喪自古宰輔之遇未有如是

之盛矣。大中大夫尚書右丞和真，網者戶部尚書清之第五子也。性敦厚，忠孝少游，大學頗讀群書。與兄廣世歸佛乘，好聽講論。和十三年，謝事隱屏，專勤淨業。年六十四，無病而薨。贊曰：昔者智者之倡台教也，徐陵和之而顯如矣。荆溪之記教觀也，梁肅述之而爛然矣。真網遊睿阜而精教乘，豈徐梁之流亞與。延曆弘仁之間，台密傳此方，燭行宮闕者，真網

及兄廣世之力也。二公者，其駕願力而來者乎。

右僕射藤原良相者，太師冬嗣第五子。皇太后及太師忠仁公同母弟也。童稚有遠識，弱冠游太學。承和元年，擢陪侍。齊衡二年，遷右僕射。貞觀六年，受灌頂于智證大師。年四十七，配江氏。爾後無娶。性慈仁，輕財重法。耽竺典，究密教。勸學院南建延命院，收養藤氏無家產者。東京別業，置崇親院，保育族女寡窶者。

二宇割封戶納莊由常延文學士惠寒苦人
某年十月初於直廬得疾十日告諸子曰今
日者興福寺維摩會也我以此日取死豈非
因緣字諸子聞已哽咽乃向西結彌陀根本
印奄爾薨年五十五願命薄葬棺覆單衾
贊曰初予讀范文正公義田記以為獨恣美
於千古無對也今見藤公延命崇親二字恨
知之晚矣况先於范乎哉豈仁人之舉不期
而自合與范又有匹矣蓋二公自吾法之中

而得也

讚州刺史高公輔幼薙髮於慈覺之室法名
湛慶有義學名然倦戒檢反俗仕到于侯牧
俗號高大夫于時都城多怪救太史卜奏曰
王城東南古寺佛像亂階故有此怪宮使物
色東山安祥寺大殿安兩界諸尊歲久傾斜
羗舛詔公輔整理公輔向寺入殿坐一席以
白杖指揮曰其像移某處諸像自起隨杖居
各位無少錯悞輦下嘆舊感之不失

羽林次將藤義孝者太師謙德公第四子也
朝事隙誦法華永絕腥膻天延二年秋染病
誦方便品而逝異香滿室亞相藤高遠平居
友善義孝卒不幾夢在宮中與義孝嬉遊義
孝哦一聯曰昔約蓬萊宮裏月今居極樂界
中花高遠覺後哀嘆

殿中監高良臣少應進士舉才名冠時中年
歸佛乘讀法華念彌陀天元三年嬰沉痾七
月初三其疾自瘳乃剃頭受戒五日跌坐合

掌唱佛而薨香氣滿室空中有天樂之響殘
暑猶熾數日身不壞儼然如生

黃門侍郎源顯基者亞相俊賢之子也兒稚
好學荐翔臺省常志梵苑寬仁上皇升遐顯
基未過卒哭而出家愛族留不住上睿山首
楞嚴院事延敷法師後入大原山閱經論助
修練晚患疽良醫乞治荅曰我聞萬病之中
心不亂而赴寂者唯癰而已我適患之何其
幸哉謝暨念佛安祥而薨

贊曰視死而如歸者吾黨之人尚鮮矣况摩
中孚源公發背為率平居所養見於此賢也
乎哉

鎮守府將軍平維茂者前將軍貞盛之姪也
以有身材養為子字之曰餘五數策戰勳爵
至將軍故俗呼曰餘五將軍被堅執銳而迴
於佛乘以故精確嘗謁慧心院源信聞止觀
圓妙之旨兼承往生之要義約曰我殆于溘
然願得來勸至老病革遣使於信責約信會

有事不赴以安養迎接圖付使曰汝只言將
軍對此像修攝身心信亦往不可加也使
者復命將軍得圖而喜便合掌對像奄爾逝年
八十

越州別駕射水親元身嬰國務心鄉佛乘休
退之暇修法華會寫大般若經六齋十齋必
事勤修康平之年春初罹疾謂曰我雖粘病
席念佛六萬聲未嘗缺只願二月半同世尊
取滅至二月既望扶兒孫沐浴著新衣十五

日朝謂家人曰今日死期多時所望也至午時令人念佛又自唱日之昧或思勞困勸漿粥薛曰我頃者以此日或持齋或絕食何于今破齋戒乎遂不受寂爾而逝
中散大夫橘守輔京兆人年向八十人未見其歸三寶晚刺豫州永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退衙之晚身無病向西唱彌陀端居而逝奇香異樂瑞應甚多或恠之問其妻曰太守生平無所修然臨終吉祥殆無比也不知日

來密行何如妻曰如君言頃年未有修善只每日晚暮不言淨穢洗手漱口向西讀一紙書讀已恭敬作是事十數年未嘗缺耳問者曰採來其紙妻披紙發願疏也曰弟子某敬白三世諸佛十方聖眾弟子自強仕始口唱彌陀心歸法華不論淨穢只整衣服洗手口向西合掌唱彌陀寶號稱法華題名若臨命終時病痾失心不能念佛以此勝業當彼資糧又誦法華壽量品偈十反此等微善自今

以往雖急劇永無缺頓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往生安樂國年月日弟子某發願敬白衆見之無不嘆伏
房州刺史源親元家世武臣延久帝潛藩時備警衛為金吾移廷尉司獄而行陰德管杖減數刑罰緩法年過四十務佛事於洛東作一宇安彌陀像華麗耀煜倍號光堂嘉保三年守房州以俸餘建精舍又勸吏民官務之暇唱念佛淨信之者適犯法逢勘鞠必弛其

刑以故州民多歸佛乘秩滿廻京度民遮路泣留如離父母不入洛徑往園城寺薙髮長治二年十一月七日頭北面西右脇而逝年六十八家人不知屋上有祥雲驚而入見合掌之手不解顏色如生

通議大夫尚書右丞平時範者尾州刺史定家之子也天仁元年冬辭鸞臺入佛家法号定慧來問者皆曰未至耳順致仕何速乎答曰我昔心中立約年五十六必割世網今行

年五十五羸病荐侵何必待來歲故爾耳次年正月謂人曰仲春我去至二月五日修彌陀護摩法華懺又圖黃金色不動尊像十日病革扶起念彌陀寂然薨年五十六儀同三司左僕射源俊房者後中書王之嫡孫也明政事善文學又有臨池之妙朝事暇務佛學近寢營佛宇安彌陀像為持念之證保安二年挂冠三年二月潛剃鬚髮自號寂俊乃上台嶺受戒十一月染小惱令人要雲

居寺瞻西西至共念佛號又執筆書華嚴經題名已奄然薨年八十七時堂上三間祥霽充塞加州刺史高盛業出庭見屋上雲中白光無現出雲八景兼大出一十文會物兼大出算學博士善為康者越之中州射水郡人治曆二年年十八入洛師事算博士善為長所業外肄進士明經二科寬治帝以其精算術抽為博士遂至朝議大夫少年愛佛教能持如意輪大咒承德元年以來每日誦金剛般若

若經三卷乃著驗記一篇康和元年以來絕
色欲修念佛亦著拾遺往生傳永仁四年以
來每日誦般若心經三百卷為臨七除魔障
資保安元年以來永絕肉味大治三年秋書
如法法華經爾來禁酒九日課金剛心經如
上并彌陀經九卷如意輪大咒一千支念佛
一萬支終身不缺及諸禁無弛保延五年六
月病謂左右曰仲秋是我溘焉之期也于時
猶子行康問曰出家持戒淨土之勝業乎對

曰爾也有之堅信而已念佛功成不必出家
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八月四日後夜手擎願
文向西而卒年九十一後三日身體尚暖異
香郁然

吏部侍郎藤敦光者世稱大儒平生製作詩
文盈二十篋筭佳句多在人口天仁帝召為
侍讀天養元年四月依病剃髮謂子弟曰吏
部侍郎通議大夫我亦足矣一日謂曰焰主
召我為文臣而因出家得道也十月二十八

日延沙門受戒結定印唱彌陀而薨年八十
二
諫議大夫尚書右丞平實親才名文學顯著
于時性慈仁常以飲食施獄囚於園城寺建
一字給夏臍供又白河營精舍往來禮懺暮
年除鬚髮持戒精修又安二年二月薨移時
蘇息語其子曰我雖生兜率非素志也不往
安養頗背夙望為我修善早薦超昇言已長
往

羽林中郎將源雅通性好畋獵動隨鷹犬而
直心純至誦法華提婆品日十二遍常以淨
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乃
至在於佛前蓮花化生之句為口實臨終時
乃誦提婆品至此句而卒時有比丘與雅通
善夢五色雲覆源宅妓樂列空光明耀雲異
香薰烈奇葩紛紜其雲指西而去夢寤思忖
中即恐死乎平且往問家人曰今夜已往比
丘語夢合家哀慕臺慧閣祭其夜有夢與比

丘同都下盛傳時京兆尹藤道雅不信此事
曰中郎生平田獵漁捕安得安養邪中郎若
生極樂求往生人當好殺生尹適誦六波羅
密寺聽講講遲憩廡下有二老尼相語一曰
身貧年老難作善根浪度此生恐入三途
惡身後祈求三寶昨夜夢一老僧告曰汝莫
愁也純誠直意取生安養有相衆善不必爲
要豈不聞乎中郎雅通以直心生極樂平居
修善只法華一小品耳尹側聞尼語頓解疑

謗

越中太守藤仲遠天性慈順雖在仕官常志
山林車中馬上口唱經咒其日課法華經般
若理趣分普賢十願尊勝隨求彌陀大咒等
未有缺也一生之間讀法華萬餘部聽法華
講十餘座造佛像寫經典不可勝記臨終時
天樂天香充塞家室合掌曰我今生兜率言
已而逝

越後州刺史紀躬高粹佛事以俸餘寫法華

千部初州之三島郡寺有比丘持法華一
日双猿來庭樹終日聞經朝來暮去九百餘
日未曾闕比丘近後邊曰汝常常來不怠又
可恠憐也汝欲讀誦乎我爲汝切誦猿振頭
不受比丘曰欲書寫乎後聞此言垂淚下樹
頂禮而去五六日後百餘猿皆負馱來比丘
見之諸樹柔薄皮蓋爲寫經紙也比丘生希
有心取木皮書妙法華經二猿採諸果蓏供
比丘日日如是書到第五卷一日二猿不來

比丘以爲獼猴亦倦供給也次日又不見比
丘謂二猿雖畜又甚謹愍豈廢一日哉恐有
矢邪乃出寺巡見山林去寺一里深谷之間
二猿傍置山藥數枚入頭於穴中而死比丘
悲泣哀愍收其二屍讀經而埋之以其木皮
經雕柱截之後四十餘歲躬高領此州太守
下車不問民事夫婦偕向乙寺問僧此寺有
未書終之妙經主耶諸僧皆曰無時有老僧
年八十餘語太守曰昔二猿倩予寫經恐是

與躬高大悅曰然二猿者我夫婦也依聞師
經發菩提心仍請師寫經我等為供師鑿磬
確力盡而殞經主力故今得冠帶身思師在
世受任此州願畢書寫令滿夙志是非小緣
照我懇誠老比丘聞守語流淚而許四座潛
然乃破柱出經躬高并婦嗚咽頂戴老比丘
竟書功

贊曰宋張文定公方平前身為書釋伽僧未
終而七方平任滁州遊僧寺自梁間取經書

補嗚呼文定前身比丘也能記先事雖可怪
而又不可怪也躬高前身彌侯尚能記焉是
可怪耳台教曰名字觀行隔生即忘猿豈過
之耶經主之功勲不可測乎

副元帥平時賴者家世將種初右將軍源賴
朝文治之間領天下兵馬之權時賴之祖為
其元佐而屬姻婭爾來世主兵權皇考王父
皆居副帥之任累代奉佛至時賴益勤寶治
之始隆蘭溪遊化本朝時賴延見加禮乃創

巨福山奉隆為開山祖文應元年寧元菴入
 相陽迎請寓建長寺便懷香參禮進前曰弟
 子在大宋曾禮拜和尚今者多幸再拜慈顏
 寧見其語異即握起拳曰吾雖老拳頭硬在
 進曰弟子兩年前夢一僧教曰參禪惺後圖
 所夢像供養今見尊儀真像無異寧曰且莫
 說夢又問和尚年多少寧曰六十三進曰弟
 子不問這箇年寧豎拳曰莫是這箇年麼時
 賴擬議寧乃拈三拳時賴忻然曰蒙和尚先

拳歡喜無量寧曰不得在拳頭會從茲公勢
 之眼為法喜之遊弘長二年十月入山啓曰
 弟子近日見得非斷非常底寧曰參禪只圖
 見性若得見性千了百當時賴曰和尚方便
 指示寧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
 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乃指面前蠟
 燭巧喻妙說良久曰見麼時賴曰森羅萬像
 山河大地與自己無二無別寧曰青青翠竹
 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時賴言下忽

然契悟通身汗流便曰弟子二十一年且暮
望之今一時已滿足起禮九拜寧於佛前燒
香與之印可將法衣一頂付之曰公不易到
箇田地宜善護持為說偈曰我無佛法一字
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心中釋迦
親見燃燈佛又以五偈贈之時願亦出夢像
與寧寧書讚其上并付其後雖不完梵相雜
髮齋居法辨道崇又國倍也弘長三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書偈而逝其福山起願父曰我

子孫能奉佛心宗系胤益昌蓋家門與禪門
為盛衰去

贊曰宗門入此土七十餘歲王畿未徧早播
東蓂建長之間平帥握閩外之威權蘊閩外
之體裁故能與名師酬酢傲晚造詣昔者齊
桓晉父藩王室而不全李昇錢俶奉祖道而
不契兼二美而全者其唯平帥與
論曰或言子謂此土為大衆之國且從之
又言閩浮界至治域恐亦有黨子余曰噫哉

子之問乎是余之公言之秋也君子之言豈苟哉若涉阿黨為經世乎若不經不如默矣夫物之自然也天下皆貴之其造作也世未重之矣吾讀國史邦家之基根於自然也支那之諸國未常有矣所以是吾稱吾國也其所謂自然者三神器也三器者神鏡也神劍也神璽也此三皆出自自然天成也初天照太神在天宮也召其孫瓊杵尊曰葦原中國者吾孫胤統御之地也寶祚之隆當與天壤

無窮即以八咫鏡八坂瓊瑯薙劍授之及天兒屋根命等五神為陪從告曰咨爾從三器五神降下土照臨斯民今爾離索故付此鏡此鏡是吾照面之具也我面常在中焉咨爾持此鏡常面我也未嘗須臾離矣今我付汝汝其置斯鏡汝居焉斯鏡又能鎮汝國祚其劍之與瓊皆然汝其往矣慎之哉以是言之我國雖東方海極之域其統御之靈也與天地之開闢同兆予不然三般神器何出於鑄

刻之先而降於天子是我國運之自然者也
彼支那者葱嶺之東數十之邦咸取法度推
稱中國又言文物國然五帝之世猶無傳國
之信器况三皇乎又况遠古乎至夏禹始鑄
九鼎立為國器殷周相傳遷移寶之及秦奪
周鼎沒泗水故始皇刻卞璧以為國璽漢又
以高祖斬白蛇劍為傳國寶爾來劍璽為二
國器魏晉以來至趙宋承傳之耳故唐李白
詩曰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彼支那號太

邦者雖土地曠遠而受命之符皆人工也非
天造也我國雖小開基之神也傳器之靈也
不可同日而語矣又劍璽之事兩朝不相待
而偶合者何寧天子之運彼此相同乎然支
那雖傳劍璽更十數姓者豈其實器所以為
人工乎我國一種系連綿邈無窮者天造自
然之器之所致乎曰是而言雖千萬世後不
有擾奪之虞矣豈其天造神器者佗氏異胃
之所玩弄乎又支那之三皇五帝三代者我

鸚鵡一神之季世也。視天日神，夏古遼邈，不可爲比也。昌哉我國，皇蒙五十餘世，年曆二百萬載，一種遞代，四夷無擾，其間或有戎羯之覬闚，皆盡糜爛於西鄙，無乃近帝畿乎？夫有國以來，不嬰蠻夷之攘奪者，未有如吾國之純全矣。余閱大藏，柰女耆域經曰：摩竭陀國，頻婆娑羅王，承制遠夷，而遣耆域，故有八千里疾象之事。如來在世，尚如斯，况滅後乎？英三歲在印度，有戒日王者，而非刹利種，只

是雄武信賢之主也。其餘僭奪率見西方諸籍，天竺者闡浮之本邦也，猶有此等篡亂，况諸夷乎？又見虞夏之書，殷周之詩，有獫狁獯粥之厄，自漢以降，尤甚矣。吾今粗舉歷代之夷，虞春秋之時，趙簡子起，長城備，胡七國之世，燕秦亦築長城，至始皇益遠，漢高帝之威武也，尚受平城之艱，故婁敬建和議，歲輸美女金帛，猶諸侯稅天子。賈誼疏曰：匈奴侵掠，歲致金絲，張璠書曰：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

屈供奉之耻。魏晉之間，羗狄跋扈，不堪言也。揚隋一統，南北然。北虜轉輸過於漢魏矣。李唐武德九年，頡利自將十萬騎進至渭水。房玄齡等六騎隔水語斬白馬，與盟便橋上。故太宗踐祚，李靖取定襄。太宗曰：足濕我渭水之耻矣。代宗朝吐蕃陷京師，唐書突厥傳曰：漢至昭宣，猶襲奉春之過。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妾之職也。中國

異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治之容，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晉羗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十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耨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騎華夏，日蹙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為羗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迄五代石晉，出帝為耶律德光所禽，后妃親戚多被係累。趙宋時益邁前代。

靖康之役二帝附虜讀其史者含淚而不終
卷南渡之後割地服事漸至德祐覆滅無遺
我見竺支之事如我國之渾厚者未有之矣
是區域之靈勝祖宗之聖武而亦吾佛乘之
資輔也我言至治之域者其不然乎

士庶三

周分四民而布王化我國家王澤流行民無
事矣不怠所業崇奉佛法今撰甚尤者作士
庶篇

沙彌藥延美州人家在路傍適無動寺一比
丘遊方宿此舍見延中夜沐浴淨衣入屋後
齋室初修懺後誦法華至天明終一部語比
丘曰沙彌藥延在纏放逸而以誦法華為業
生平勤修如今夜又未有關也某年月日必
生安養師適至此不為無緣願至期見我所
為比丘歸睿山雖承延約不生堅信思謂其
人絆塵累豈如言乎以故又忘期之年月一
夕紫雲靄房上雲中有聲曰沙彌藥延今往

安養先歲之言為信耳比丘悔謝禮雲中此事承平之年也

工感世者以造佛像為活餘暇讀法華或下兩卷或一二品多少隨工之隙又誦普門品三十三遍為日課波州桑田郡有宇治宮成命世刻觀自在像已而成宮成厚償其價在受錢帛歸洛城宮成忽念而言我與工價者多不如殺於路奪之他人亦不可知也則追及大江山殺世奪財而歸宮成後拜新像肩

上割切從其蒼血流凝地宮成恠怖曰我斬王像何有之耶便使使者馳都見世世無恙使者復命宮成驚惋而急詣王家返奪財備言所以世曰我於大江山逢賊被掠財潛逃歸家耳今聞君言大悲奪代吾受刑也二人執手感嘆自此宮成與世盟親友于時應和

二年其像今在菩提寺 偈曰光穗寺

睿嶽有攝圓法師者赴加州逆旅館一舍家婦憐圓疲極具飡勞問入夜家至來歸見沙

門而喜命婦厚遇婦告已鋪之家主謝婦圓
見家主而禿丁也中夜沐浴入齋宇修懺已
誦法華迨曉竟全朝語圓曰我本比丘名尋
寂倦戒法而退見有妻孥然生死可怖猶勤
修懺生平不懈譬如昨夜吾今亦死期不久
矣願暫止證我溘焉圓不忍去同寂三七日
修六時懺誦法華過三七已寤語圓曰今夜
往西方沐浴更衣手執香爐誦法華向西端
坐而滅其夜隣里人人皆夢尋寂坐蓮臺紫

雲妓樂昇空而去圓歸本山說此事康保年
中也

沙彌乘蓮者豫州刺史高明順之子也仕永
延帝從吏部郎中出任筑前太守秩滿歸京
除鬚髮為在家沙彌國倍剃髮不全梵儀有
妻子者在家居稱沙彌
於居宅側構佛宇屈南北碩德創長日講論
者八年矣道俗雲集讚歎伏膺又自少年讀
法華持彌陀大咒暮年嬰病臥聽長講臨終
尚聽講唱彌陀而氣絕人夢坐華臺凌雲霞

而昇

周州王祖神宮司惟高者累世神官也而歸
 心佛乘唱地藏號長德四年四月寢病過六
 日俄爾氣絕忽起曠野迷而不知路於時六
 沙門儀相嚴好徐徐而來一人持香爐一人
 合掌一人持寶珠一人持錫杖一人持華管
 一人持念珠其中執爐人告曰汝知我等不
 惟高答曰不知曰我等六地藏也為救六趣
 衆生現六種身汝雖巫屬又歸我也是以令

汝還本土汝必造我像致恭敬我若其在南
 方言已如夢覺而獲已經三日也便搆一字
 刻地藏六像瞻禮供養見聞無不隨喜年七
 十餘唱地藏號向西而化

藤井久任者備中州吉備津宮神官也平居
 事祭約業漁釣寬治四年二月剃髮法名戒
 寂專念彌陀謝絕妻子而不忌酒歲八月往
 太祝賀陽貞政謂曰我欲留鮮故來也貞政
 盛具腥羶寂食已曰我近燒身謁君無日貞

政爲戲也乃於撫阿御柴津崗積薪於地上
至期妻子親族盡來集寂以家貲分付妻子
曰汝等早歸故居又莫悲慙日午時白衆僧
曰爲我修懺懺了入新中自放火煙靄裏念
佛聲不亂年六十餘後三日貞政聞之曰我
繫祭法忌喪事而追慕尤甚不顧紀式遂往
新所喫咽曰北邙之煙纔殘遺爐西方之月
願承餘光慟哭而歸
親衛校尉野敦末者家世僕御敦末好佛事

不慳財造堂像寫經論又修念佛三昧永長
二年閏正月染疾至十五日誠子孫曰汝等
莫相近也乃向佛像跌坐晡時一光從西南
隅飛來射胸間人恠之見戶外無日影時陰
雲而已入夜合掌而氣絕後數日光明照觸
之衣其處作金色遂不改見者嘆美頂戴
秦武元者家世僕御鬻亂事仁和寺沙門爲
童役其師入高野山一百日修護摩童平且
斟闕伽水一日不怠及冠其父授家業嘗爲

太上皇御性好田獵一旦棄所好歸佛乘上
皇幸高野武元陪所業夜夢高僧担身垢為
先授武元武元展手受之曰師為誰乎荅曰
我是弘法大師也昔白汝給闕伽水其意勤
篤以故我憐汝耳覺後手中有顆玉武元
不堪感激上皇還都則奏此事薙髮修道又
建堂宇安丈六阿彌陀像朝昏禮供兼設講
席承德二年八月嬰小恙臨終斥妻子伴比
丘迦趺念佛趨寂

興福寺莊嚴院實覺法師有僕童及牝羊白
覺曰我雖賤隸志求佛法願免役專勤修覺
許諾便薙髮法名願西於飛鳥寺側結草廬
而居嘗唱彌陀不持念珠以小豆數升畜淨
器充數誓曰以一千斛為期經十數年或問
曰汝唱幾斛乎荅曰已過七百石天承元年
七月朔有小病至十五日求沐浴諸子拒曰
老病日久豈容浴乎西曰我今日赴淨刹此
身垢穢故求浴耳諸子聞之不逞具湯沐浴

了著淨紙服端坐語諸子曰我死後三日不
得葬斂三日不壞應知生安養言已向西結
定印如寢而寂三日後身不預印不解又無
臭氣第四日諸子以大桶盛屍置宅後閑地
十餘日高野山沙門四人來曰我等因夢事
來願見其屍諸子思爛壞不欲開之四僧曰
我等不遠數百里而來縱雖敗壞豈嫌惡乎
乞益切諸子不得已而執桶蓋見之身體不
變儀相如生鬚髮長寸餘四比丘拜禮而去

年七十五

源傳者攝州渡邊郡人也家世弓馬自少年
慕佛法而嚴信士之儀故人不知有淨業暮
年患風痺飲食已絕臨終時謂妻子曰我壯
歲以來有親友沙門授弘法大師袈裟我今
瀕死欲披之則出衣署之又曰往年一比丘
教曰南無一心敬禮西方極樂教主三十六
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如
是唱禮汝罪早滅即生淨界我傳衣受號以

來至今三十年每日一千遍內心稱念不令
久知今已時至始露此事言已向西安祥而
逝年六十長承三年也
清信俊者累代名儒也當世學者多出其門
少壯奉三寶嘗於大原山寺每日供十一僧
者十年矣一日不缺又令十一僧書如法法
花經三十部又寫法華一千五百部置名山
大寺備講讀流演也自讀法華二千餘部令
人轉讀三十萬部又安元年十月二日卒年

六十九臨終唱彌陀聲漸消氣乃絕奇香滿
室經數日喪北山收斂之間其馥不竭
江親通者父士之秀者也亦能草書少家產
恬淡自守居塵中讚佛乘嘗曰娑羅花凋旃
檀薪盡以來歲重千祀境隔萬里當此時纔
得舍利豈非見如來乎以故起堅誓求舍利
經論之中言涉舍利所有文句皆悉集之又
天竺支那及日域舍利靈感莫不纂錄合三
十卷名曰馱都抄一日開書函中有六顆珠

光彩炳焉大如小豆持示人人不知然頗珍
異或見曰佛舍利也欲知虛實乃安佛前供
香花漸經日月其數增多光色益鮮親通知
不虛加信敬有求者與之而數不下六粒隨
取隨生纍纍如線貫珠神奇變化彌久弥多
時尹黃門女為尼梵行清修保安年中室中
壇上舍利出現屈感嘆供養翌夕夢有人曰
早令親通流傳感現覺問人無知者普訪四
來尼自來江家語夢事便以舍利付親通親

通勸四衆作二尺五寸釋迦父像安舍利像
中蓋擬真身也聞見隨喜瞻仰暮年出家淨
戒精進仁平元年十月十五日卒白日紫雲
垂屋

沙彌西音者元曆帝之西面也帝好武召勇
士置宮中西偏倫宿衛西面之名始於此承
久之季帝狩隱州音自此薙髮專修淨業除
日倩人與一絨書曰來朝元且子擎此札來
我問從來子報曰極樂世界彌陀佛宣觀自

在菩薩召汝是省劄也便延使者與膳財每
歲如是常謂人曰世言元日多忌諱其語必
中我每年元朝承彌陀詔旨于今未死何字
晚歲吉祥而逝

壬良門與州人累代控絃駿馬獵犬以為友
騎射畋漁以為娛有沙門空照為良門所知
語曰人身難得易失三途難出易入子盍捨
放逸修淨業耶良門乃止殺生改邪事以金
注書法華又造佛像誓首供養又發大誓曰

我生前金書妙經千部乃口絕糧糞歷數十
年竟泥經此間時時奇瑞屢現或鮮白蓮華
散經堂庭天樂響經堂內或天童子捧花而
來倏忽便隱靈禽聲如鈴而鳴或護世四王
合掌出現臨終時洗手漱口告左右曰天女
數千作妓樂乘雲而至我伴彼昇兜率天言
訖而逝

沙彌修覺長洲阿武郡人其家豪富殺生放
縱臨老病索延命故集比丘讀法華既而死

諸僧皆去一比丘為修薦對屍讀經至第八
卷覺蘊息合掌謂曰惡鬼驅我而去君誦經
之聲猶在我耳時天童來曰聞法信人不可
追去早還人間令卒淨業是以而蘊即發道
意除鬚髮爾後持法花一心精進臨終會比
丘讀經又自讀而逝傍僧夢覺威儀序序告
諸沙門曰依妙法力生兜率天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元亨釋書卷第十八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天願雜十之三

屋女四

善信

都藍

舍利

如藏

高教遠妻

法明

皇后光明子

如意

皇后歡子

藤敷光女

藤經實妻

釋妙法女

願西

妙法

藤蕙澄女

神仙五

皇太神宮

白山明神

丹生明神

新羅明神

天滿大自在天神

法道

文米

天陽勝

窺仙

都良香

藤太主

生馬仙

法空

尼女四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置色事佛者愛絕

而道美今之撰述者其於此乎或曰尼亦具

解脫服何其下邪予曰史傳以類而聚上之

諸科皆爾也不必以先後為尊鄙又茲書之

製也只以男女之別繫於是焉

善信尼司馬達等之女也敏達十三年十月

從慧便出家同伴二女共薙髮一禪藏梁父
夜喜之女二慧善錦織壺之女大臣賴馬子
營精舍迎三尼供養用明二年信白馬子曰
出家之人以戒為地願赴百濟受戒學崇峻
元年馬子付信百濟使求法發遣三年春信
等三尼自百濟歸住櫻井寺
贊曰東漢阿潘只受三歸而為震且尼之始
至劉宋鐵索羅自師子國來慧果尼初全戒
相馬信等為本朝之阿潘羯磨過之學師子

之鐵索跨越慣之以婉柔之姿奮決烈之志
又不止劉頴之所記而已

法明尼百濟人齊明二年內臣鎌子連寢病
百方不瘳明奏曰維摩詰經曰問疾說大法
試為鎌子連讀之帝詔讀之未終卷病即愈
王臣大悅

贊曰東晉有尼道馨說維摩經聽者如市然
者尼之有講者尚矣而明一讀未畢沉痾早
羸其為効豈不愈哉爾後淡海公於植槻場

創維摩會移興福寺于今轉盛豈明之餘烈
 字
 都藍尼者和州人也精修佛法兼學仙術居
 吉野山麓世傳金峰山者黃金之地金剛藏
 王菩薩護之不容婦人涉竟藍言而曰我雖
 女身淨戒靈感豈九婦之比哉乃登金峯忽
 雷電晦暝迷不知路弃所持杖其杖自殖漸
 成大樹藍又叱龍乘之昇山纔到泉源不能
 進藍嗔踏崑巒皆盡崩裂其拳龍之池在崑

下二跡今尚存世言得長生之道不知所終
 天平應真皇太后光明子者淡海公第二女
 也聖武帝儲貳時納為妃天平元年八月冊
 為皇后體兒姝麗似有光耀故名焉生孝謙
 帝及皇太子而太子天薨六年正月薦先妣
 橘氏於興福寺建西金堂安釋迦十弟子等
 像莊麗妙絕聖武帝造國分寺東大寺皆后
 之勸發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餓寒
 及東大寺成后以謂太像大殿皆已備足帝

曰助于外我營于內勝功鉅德不可加也且有
詫意一夕閣裏空中有聲曰后莫誇也妙觸
宣明浴室滌濯其功不可言而已后恠喜乃
建溫室舍貴賤取浴后又誓曰我親去千人
垢君臣憚之后壯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百
九十九人最後有一人徧體疥癩臭氣充室
后難去垢又自思而言今滿千數豈避之哉
忍而揩背病人言我受惡病患此瘡者久適
有良醫教曰使人吸膿必得除愈而世上無

深悲者故我沉痾至于此今后行無遮悲濟
又孔貴之頑后有意字后不得已吸瘡吐膿
自須至踵皆遍后語病人曰我吮汝瘡慎勿
語久于時病人放太光明告曰后去阿閼佛
垢又慎勿語久后驚而視之妙相端嚴光耀
馥郁忽然不見后驚喜無量就其地搆伽藍
號阿閼寺寶字二年受尊号四年六月崩年
六十
贊曰或言光明后去千垢可謂光前絕後字

余曰設温室者可也去垢者不可也曰若不
去垢爭感阿閼佛乎曰阿閼者生于堅誠也
苟有堅誠造次顛沛皆見阿閼何必區區去
垢吸膿始為得乎又夫君君臣臣夫夫婦婦
人倫之大常也我光明子婦德陰教奉佛崇
法古來寡德也然去垢之者失常也矣曰然
則后者可舍諸曰柳下惠者百世之師也然
其德可學其迹或有不可學焉我謂光明子
者婦人之柳下也後世婦女善學之乎

舍利尼者肥之後州八代郡人也勝寶三年
十一月十五日其母生一肉團猶如明月夫
妻共懼盛箱捨山谷七日後往見之若卵破
中有女子父母大悅收育里閭聞之歎未曾
有單八月身俄壮大長三尺五寸顏貞端正
而無女根纜尿道在焉具自然智言詞巧妙
七歲誦法華華嚴二經出家成比丘尼勤行
精進晝夜誦經其音清雅聽者忘倦世人皆
言聖者肥前州佐賀氏設安居會請大安寺

戒明講華嚴舍利日日頽聽一日明呵曰尼
身何頽廣來耶答曰佛慈平等廣度群生法
界一相寧別男女儻抱小疑久陪大德適承
願問欣幸無量便誦華嚴偈廣設問難明蹟
答釋時講筵諸德聞之驚歎各出深義試問
舍利舍利一一分析無礙道俗尊重号舍利
菩薩肥後州國分寺沙門并豐州宇佐神宮
寺僧二人誹謗舍利時空中垂長臂不見身
抓裂二比丘頭面二人不幾俱死云

如意尼者天長帝之次妃也丹州余佐御人
居無常處相羊山水之間十歲入王都常詣
如意輪觀自在菩薩靈場或衆人闌呬未有
見妃面者弘仁十三年帝在儲宮春初得靈
夢遺華使於頂法寺物色而得妃妃入宮儀
容端麗婦德柔順帝敬嬖焉性慈仁盤撤肉
味好行檀施不沐浴體無垢天香自然不用
薰染持如意輪咒爲日課帝又奉如意輪像
一時帝修如意輪法期七日頽見真身第六

夜夢天童子白言陛下歆見大悲真身第四
妃即是也弟四妃覺後益加敬重妃雖專寵
榮志在山林適一七日修如意輪供第七後
夜持誦時閉目恍然空中有妙音告曰攝州
有寶山号如意輪摩尼峰昔神功皇后征新
羅而還埋如意珠及金甲曹弓箭寶劍衣服
等故亦曰武庫汝盍若彼妃聞言開目端正
天女乘白龍擁白雲向西南飛去妃怪喜焉
蓋天女者大辨才天也白龍變石像今猶在

此地又是後小角之旧址也天長五年二月
十八日夜妃以夢事共宮女二人潛出宮赴
播州金吾校尉橘親守為後從到南河畔欲
乘舟舟人看妃嬪莊麗恠恐不艤舡欲逃去
而舟不動不得已而載之明日署播州南宮
浦妃下舟詣南宮神祠神啓殿戶與妃晤語
而二女得見餘不知此日又詣廣田神祠神
又開戶宛如南宮次日入山山西此有池池
中出五色光池邊皆白石似玉摩尼山前有

小峯逢大蛾於此進而登摩尼峯紫雲來覆
有一美女來曰此山曰究竟摩尼靈場四神
相應之勝區也我藏珍寶於此地每日禺中
我降此地宜立道場言已如下山而不見是
廣田神之化現也妃大喜營構梵宇合郡官
吏及富民等不期自來傾財勑力三十三日
而落成妃及二女於是精修誦如意輪陀羅
尼晝夜無間山西一峯有大鷲鳥黑雲常覆
峯時時出燄一時炎燄飛來逼堂宇妃以香

水灑之其火自退又黑雲中異神降來其體
八面臂甚可怖畏欲毀道場於時妃身心不
動漸供化之妃出宮後帝尋之不得便救尚
書右丞真王嚴加搜索入山宣帝緒妃語真
王曰妾自侍宮掖夙志山野幸遂素情豈駕
歸輦又帝頃歸如意輪尊妾亦此地修此法
不多班睿情乎真王還宮奏上潛然妃在宮
時息寵無比雖逃於此荐賜存問諸后妃懷
妬忌謀燒山房上知此事救真王佯燒山下

茹屋諸妃造見煙以為焚真房妬心乃止今
其燒地俗曰燒寺此歲十一月妃請空海僧
都入山一七日修如意輪法第三之夜月輪
徑三尺乘紫雲入壇壇六年正月妃入壇灌
頂七年二月十八日受秘密灌頂三月十八
日妃欲造如意輪像山行相木至山頂有大
櫻樹放光妃喜怪交集即延海闍梨到木所
海就櫻亦持誦中夜地大震須臾櫻木移山
南海即其地刻像取妃身量為準凡經日三

十而加三其間日夜妃持如意輪咒未曾暫
斷禮拜又日夜各三千已而像成海刻像時
以偈讚曰敬禮救世如意輪理智不二微妙
體不捨造惠諸衆生三世有情同利濟于時
像撲點頭妃一曰語海曰此山西峯有一鬼
号鹿亂神前八面常作法障為之如何海曰
東各有大石就上供神無事也妃從教爾後
神不為障也妃又問曰常住佛法守護為何
天海曰大辨才天女是也妃即受天女法修

之第七夜天女率十五輩童子降臨時前峯
俄起黑雲三障身神現雲中妃又設祭供神
乃隱是摩尼山前大蛾也其後海師修如意
寶珠法辨才天女又降居西北大石上誓曰
我住此山為一切貧乏眾生施財寶八年十
月十八日妃屈海師落慶大殿海唱偈曰峰
有摩尼如意寶大聖為利諸眾生普雨一切
珍財具入此地者得豐榮妃又合掌曰自性
阿字不二門中有大寶名如意吾獻大悲菩

薩前歡喜納受施一切此日妃自截髮束為
三分一獻大悲像一奉宮中一施海師就海
剝落受具戒法諱如意二女同時薙染一日
如一二日如圓三尼爾來持誦益勤故号此
所名神咒寺承和二年正月帝幸山中如意
對御演說皇情大悅皇從甚盛太中大夫和
真綱在焉如一者真綱之女也出宮後未相
見到此父子始遇悲喜交合云三月二十日
五更時如意向南方跌坐誦如意輪咒合掌

而化年三十三妃嘗蓄一篋人不得見裏面
世曰天長元年大旱守敏空海後先相競法
零海得妃篋修秘典以故雨澤洽天下妃之
同間有水江浦島子者先妃數百年久棲仙
鄉所謂蓬萊者也天長二年還故里浦島子
曰妃所持篋曰紫雲篋海刻櫻像時妃藏篋
像中
論曰或言浦島子稱妃篋名夫妃篋恐非神
仙之器乃是容棄之秘贖也故弘法大師得

此能降天長之旱雨浦島子只是蓬瀛之十
賓耳何容易而知之乎予曰梁僧傳曰史宗
者世号麻衣道士後一道人嘗投海鹽令請
一小兒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屋中有三
道人相見共語小兒不解屋中人作書付小
兒與麻衣小兒還後令問所經兒曰道人令
我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且并說寄
書事令開者都不解乃令小兒送書與史宗
宗披書大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由是

天卷
而言蓬萊又有比丘耳浦島子縱不委篋中
而知其名不為適而已

如藏尼者平將門第三之女也有姿色諸家
通聘女不許也及將門伏誅遁走到奧州女
元薄世情於慧日寺傍縛菴寡居一日受病
氣絕至炎宮庭上繫無數罪人時小比丘持
錫至諸真使皆避席曰地藏菩薩又來也女
聞地藏名趨向啓曰大士救我菩薩即將女
赴廳所告曰此女堅信之夫人也雖受女形

不為欲事此度歸本土不可繫此也炎王白
謹受命菩薩便送女出門又告曰汝受持我
言否女曰大慈濟我豈有違戾菩薩唱曰人
身難受佛教難遭一心精修不惜身命女聞
已蘇息便屈沙門出家法名如藏專心持地
藏号世稱地藏尼年八十餘端坐而滅
皇太后歡子者太師藤教通第三之女永承
帝之皇后也年十四就况淨圓法師讀法華
等諸經自爾以法華為日課十六選入宮永

承七年立為皇妃治曆四年四月冊為皇后
其夜帝崩因是固心佛乘益厭塵寰日讀法
華等諸大乘經嘗於離宮書寂勝王經一日
暴雨俄起雷入殿中右雖恐悚手不釋筆瞑
目危坐雷上而後開眼見經白紙皆燒只餘
墨字衣服雖焦身無傷損承曆元年雜髮以
台嶺座主良真為戒師乃隱小野離宮後改
宮為常壽院延慶曜法師聞真言止觀又親
寫五部大乘經一夕夢比丘擎香爐來告曰

往生淨業造大佛像為寂覺而怪喜便作文
六彌陀佛像康和四年八月十八日作五色
幡繫像臂右手執菴左手把爐向西跏趺奄
然而崩年八十二此夜慶曜夢無量聖眾乘
雲奏樂傍人語曰小野太后今往安養翌早
馳常壽院而問之侍人曰今宵太后入寂
野州刺史高敷遠之妻藤氏者讚州太守行
家之女也性柔和有婦德歲二十歸佛乘
讀法華造彌陀像乃立誓曰願先知死期一

夕夢沙門與一串青珠曰是汝命數也藤氏
夢中筭珠有四十五顆天永二年年四十六
謂人曰我已盡串珠豈過今歲哉我聞太后
歡子造丈六佛像得生安養妻甚慕之即作
丈六無量壽像七月一日沐浴淨衣對像而
逝奇雲覆天異香滿地雖行人染其薰去
女藤氏者吏部侍郎敦光之女也九歲讀大
乘經若干卷至齋日絕肉味雖戲刺不妄語
珍玩好具人或求之必與之漸長尚坐臥父

母傍每聞聘禮堅拒不納父母語曰汝是女
人身已長成何相隨如小兒而不欲佗之子
答曰我在父母傍以十八為期豈文字父母
問曰何期十八哉女笑而不言常願詣精舍
日課經咒妙法華等皆悉誦之大治五年有
心腹病自熊野歸所患除愈時年十八明年
秋舊疴亦發至仲冬求出家父母不許只受
禁戒近屬續懇請薙髮便披袈裟念佛而逝
歷數日容身不變身甚輕

持進藤經實妻者儀同贈大師藤實季女也
未加笄珈早慕真乘年二十餘忽嬰重病母
氏告曰爲除病延命造七佛藥師像藤氏曰
吾病不起願改七藥師像作六地藏像母氏
泣而隨之即屈睿山靜筭鳴磬啓白時紫雲
垂窻奇香盈室合掌向西念佛而殂筭師袈
袿薰氣不滅筭以其衣藏篋筒爲臨終服尋
常不披去

釋妙尼者睿祖法師之母也除粧飾後堅持

戒律汙手不執瓶臥足不踏西大小便利皆
避西方未嘗無衣而出佛前讀法華唱彌陀
常夢木佛語曰我是彌陀護念汝正曆三年
端居而滅讀法華三千餘部

願西尼者源信法師之姊也糴染以來精持
禁戒讀法華粗解深義衣僅蔽身食可接氣
所受施利普與孤獨嘗見普賢菩薩降室又
得觀自在摩頂山鳥野狐常來捧果供寬弘
年中入寂讀法華數萬部

妙法尼者都督長史高成章長女也生豪富
不事花飾年二十父母告嫁固辭不從明年
謀奪歸人至期潛斷髮擲帳外父母不能若
何或曰豈不闕孝乎答曰妾聞歸三寶者逆
二親而不為不孝也遂具戒精進無比誦法
華六萬部又修密法每日關伽水必自掬臨
終唱彌陀而終異香薰入衣年八十一
加剌刺史滕兼澄女性聰明持法華一時受
疾而殂經一宵而蘇曰冥使四五輩驅我而

去到一大寺堂閣嚴麗聖衆來往吾乃思念
極樂世界乎兜率天上乎不然無是等嚴飾
時一僧曰彼善女人爭早到此法華功未充
運年未來耳我見一堂置數千部妙經僧曰
是汝頃者所轉也由是善力當生是處我聞
之心生歡喜又見高廣之宇金色大佛光明
熾然以袈裟覆面舉妙音告曰善女汝轉法
華故令汝見我身聞我聲而不讀無量義觀
普賢二經故不令我面見汝還本土加二經

益轉法華我又不籤面汝知乎我是釋迦牟尼佛也時二天童子相送出門我乃蘇息說此事已病便愈爾後加二經讀法華

神仙五

陰陽不測曰神軀壽堅又曰仙世教之見焉我佛書明八神十仙漢劉向列仙傳一百四十六人梁劉孝標曰七十四人見佛經然則神仙之歸我者尚矣此方純淑太乘之域雖異道皆奉佛蓋亦多自吾出焉故繫於雜傳

伊勢皇太神宮者天照大神之廟也初聖武皇帝欲創東大寺即思念我國家歷代奉神今營佛宇不知矣神意不欲試機宜天平十二年敕行基法師授佛舍利一粒詣勢州獻皇太神宮基於內宮南門太杉下縛廬而居期七日持念告上言第七之夜神殿自開大聲唱曰實相真如之日輪照却生死之長夜本有常住之月輪燦破煩惱之迷雲我今逢難遭大願如渡得船又受難得寶珠如暗得

矩師其持舍利藏埋飯高鄉以賴邦家基捧
舍利藏彼所反都奏事皇情大悅上又謂朕
以行基爲廟使恐不協朝儀十一月三日重
勅特進右僕射橘公詣勢州十五日僕射復
奏其夜上夢皇太神宮告曰日輪是毗盧遮
那也帝得此意爲營興言已現日輪相其光
赫如也帝覺感激以故東大寺大像高一十
六丈蓋擬毗盧也非分身丈六之量也神宮
之降迹備太常國史今只載因佛之一事云

贊曰異矣哉神之爲言也學乎不學乎毗
盧遮那經疏曰毗盧遮那此曰日蓋天地之
間日光皆遍我毗盧世尊太覺圓照無所不
至假借世相取日寓名故摩訶毗盧遮那佛
翻名大日如來也皇太神宮自何得而聞
我聖武帝而啓微旨乎烏乎不測之不測
者與
論曰予詣勢州神祠高山環峙清河繞流杉
林森矗大數十圍高百餘尺一鳥不鳴幽邃

閻爾殿製朴古蓋第茨無雕刻行人屏息踏
是入中心已肅如也漸進殿前一覘呵曰此
神不愛沙門莫近也遮止一大樹下予以謂
昔牟尼婆伽梵說大集經救四天王驅十方
一切鬼神赴會受佛囑護正法今此神本朝
太祖也若後世尊便已先世尊百万余歲豈
當時不受佛囑乎已受佛囑而豈嫌比丘乎
況此方大乘醇化之域此神為宗廟烏有之
邪恐巫祝矯而嚇吾徒乎歸後博尋神事適

得一書名神宮雜事見聖武帝創東大寺
事則決巫祝之誣妄矣蓋神若嫌沙門豈對
基公宣言乎又安用帝贊毗盧而演秘誨
哉况此事不出他書出神宮雜事乎巫祝之
妄無疑矣或曰子排神之忌佛矣子不聞
乎昔此日域地未成大海渺瀰於時神宮
在天上下見海底有大日如來印文神宮
怪之下鉉搜印文其鉉滴如露迸散於是魔
王波旬遙見曰此滴露成地來世必興佛法

我欲壞此乃自天而降神宮逆波旬語曰此地我之有也我忌三寶不敢崇敬願大夫莫慮也波旬便還依茲神宮內歸佛棄外拒釋衆蓋信于波旬也殊不知我國佛法繁傳者神宮之內助也今其忌沙門者賣波旬也非真字予聞已長吁言人可欺而神不可欺也愚可誣而智不可誣也子之言皆妖巫之詞耳若夫神託者豈有是等謬妄乎我詳告子矣我按大藏起世阿含等諸經成劫之始大

兩湛至三禪隨藍風鼓之作漚先作諸天宮殿乃至須彌大地其殘餘之水聚爲大海也然則四洲之地一時俱成不有先後別造矣只其增劫海減四洲通塗減劫海溢鳴渚各區今我國在海中者減劫之時也而其下地與印度支那諸國同一連屬豈彼鮮滴之露始爲地乎是狹智之者託巫而矯言也若實神靈博通睿聖豈不知乎又魔王波旬天眼透徹見欲界猶掌中寧承神宮賣枉惛然不

省乎若以波旬為昧者初見鋒滴已辨佛兆
今盛行而猶不知乎又神宮不欲失信於波
旬詐忌比丘者我先言之大集會上已承佛
教佛與魔何重乎豈固信于魔而棄教于佛
乎若黨魔而戾佛者邪神也非正神也豈
我大神宮遙祀之謂乎此等之事皆以九意
料天事痛乎巫祝矯神而出不經之言也世
人闇佛書信而實之我當此時不得不解誣
神之言辨誑世之說矣九曰神宮事者假

密教而立言也蓋蕩密之者承巫祝矯古德
為之也我欲一一辨析文繁而不敢焉
白山明神者伊奘諾尊也初春澄法師接越
前州越知峯常望白山曰彼雪嶺必有靈神
我當登彼乞顯應靈龜二年夢天女瓔珞嚴
身出紫雲中曰靈感時至蚤可戾止養老元
年四月一日澄往白山麓大野隈菅河東伊
野原乃專心持誦時前所夢天女現身曰此
地大德之母產穢之所非結界之地此東林

泉吾所遊止也師移彼言已形隱澄到彼持
念如前天女又来曰我雖在天嶺恒遊此林
此林為我中居上護一人下撫萬民大德諦
聽日本秋津島本是神國也國常立尊乃神
代最初國主也次國狹槌尊次豐斟尊次
泥火瓊尊沙土瓊尊次大戸之道尊大古邊
尊惶根尊次伊奘諾尊伊奘冊尊謂之天神
七代吾是伊奘諾尊也今号妙理大菩薩此
神岳白嶺者我主國之時都城也我乃日域

男女之元神也天照大神者我子也天忍穗
耳尊我孫也其子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受
祖天照太神救降治此國始為地居饗國三
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二年生彦火火出見
尊饗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年生彦
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饗國八十三萬六
千四十二年是名地神五代人皇第一國主
神武天皇者鸕鷀草葺第四子也在位七十
六歲天皇年四十六始登皇位辛酉之歲也

去云吾真身在彼天嶺大德往見之言已天
女乃隱澄乃登白山天嶺絕頂居綠碧池側
持誦專注忽九頭龍出池面澄曰是方便現
躰非本地真身持念彌罐頃刻十一面觀自
在菩薩妙相端嚴光彩赫熾澄誓首禮足白
言像末衆生頭垂救拯于時菩薩搖金冠睜
蓮眼而許之拜不畢三妙體已隱澄又渡左
澗上孤峯值一偉丈夫手握金箭肩橫銀弓
含笑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輔也名曰小白

山天行事大德當知聖觀自在之變身也言
已乃隱澄又昇右峯見一奇服老翁神宇閑
雅語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弼也名曰大已
賁西刹主也言已又隱自此靈感益顯著也
澄嘗語人曰妙理菩薩曰我山中一草一木
無不我眷屬之所居一萬眷屬妙德降迹十
萬金剛童子遍吉垂化五萬八千衆女堅牢
女天之變作也
賁曰或言妙理菩薩已言天照太神者我

子也子今後白山何予曰 伊勢神宮朝廷
立爲宗廟白山雖 伊弉諾尊顯應在後我
又且從朝禮也然以下不視神次唯曰吾法
之先後爲排羗耳

紀州丹生明神者弘仁七年空海師遊紀州
求勝地漸上高野山岩巒峭崿林木榛蕪不
知所之時婦人出來曰妾者山神也夙負殺
罪苦處幽陰思歸真乘未逢其人今師到此
妾之幸也此山方數百里願施師懺罪乃導

海至山中平坦所曰是福地也營構於此初
唐元和元年八月海將歸朝泛船之旧手執
三鉢拈祈願曰密教入日域又屬流傳者願
此拈先占靄區便向本邦擲之其拈飛入雲
中到此其拈懸松枝於是知神女之言不虛
也便奏建金剛峯寺安寶塔高一十六丈爲
密乘興繁之勝場神女者丹生明神也
新羅明神者天安二年圓珍師泛舶自唐啟
洋中忽有老翁現船舷曰我是新羅國之神

也誓護持師教法至慈氏下生語已不見珍
入京將傳來教籍藏尚書省時海上翁來曰
此所不堪置經書是日域中有一勝地我已
先相攸師聞官建院宇度此典籍我鎮加護
又佛法是王法之治具也佛法若衰王法亦
衰語已形隱珍歸睿山至山王院時山王明
神現形曰傳來經書宜藏此所新羅明神又
出曰此地來世必有喧爭不可置也南行數
里是為勝處珍乃與新羅山王二神及二比

丘到滋賀郡園城寺寺僧教待說寺事既而
山王廻睿阜新羅明神語珍曰我卜居寺之
北野時百千眷屬倏來圍繞唯珍獨見他人
不知於是有人乘輿人儀衛甚多以美饌饗新
羅教待來賀而後乘輿人形隱不見珍問明
神執轡者為誰新羅曰三尾明神也祠今在
自比新羅明神威靈益顯王
北野天滿大自在天神者菅丞相之靈也昌
泰四年因左僕射藤時平之讒左遷大宰府

都督而薨未死之先自裁疏訴天帝故其靈
奮激為威德天神也天慶四年八月有沙門
道賢借真見金峯山金剛藏王菩薩時五色
光照金峯山賢白曰此光何祥藏王曰今大
政威德天來也須臾之間西方空中千萬人
至儀衛偉如也宛似王者之郊禮也其衆奇
形異見或如金剛力士或如雷電神夜叉羅
刹甚可怖類各持器仗弓矢矛戟大政天與
藏王語已而欲歸去願賢曰將此人見我居

何如藏王許之使賢乘一白馬行數百里疾
如風至一大池池中有大島廣百餘里中有
方壇壇中有蓮華臺臺上有寶塔塔中安妙
法蓮華經塔東西壁懸兩部大曼陀羅其塔
嚴麗不可言也北有大城城門禁衛甚嚴又
多大政天語賢曰我是上人本國管丞相也
切利天帝字我乎日本大政威德天我讒配
時非不動心我主國土一切疾病災難事我
欲惱君臣傷人民又思以我生前悲泣之淚

化為大雨浸本國為水海經八十四年成五
國土為我住城然此國普賢龍猛流傳密教
之地也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借名明神游
任諸處覆護衆生彼諸名神常慰諭我我又
愛重佛教故不成巨害但我十六万八千諸
眷屬暴惡鬼神等隨處興災我尚難禁我受
神慰味法樂故昔日怨懟少息耳賢曰我國
人民俱稱火雷神尊重禮敬猶如世尊何有
怨乎大政天曰國倍以我為仇讎誰敢尊敬

又火雷神者我弟三使者火雷氣毒王者也
非我名也我存世時所歷官位有人居之我
起害意是昔怨之甚也而今立一誓遺本邦
上人傳之普屬流布若人作我形稱我名懇
勤尊重我必擁護若人聞上人言信受崇奉
我亦不為如上之害賢反金峰陳上事歲主
曰我今汝向彼城者使知世間災難之根本
也又有滿德天語賢曰彼大政天十六万八
千眷屬作毒害者天下善神不能遮止延長

六年夏藤清貫平希世逢雷震而死者彼火
雷氣毒王之爲也亦崇福法隆延曆檀林寺
諸大寺及太内之燒災皆是第三使者之所
作也如是諸惡神滅法害生皆昌泰帝獨受
其殃譬如衆流之宗海耳乃至暴風疾雨疫
癘時行逆寇間起並是彼眷屬惡神之所發
也然金峯八幡及我滿德天堅執不許故不
自恣天慶三年七月十六日託右京七條坊
婢文子欲接右近馬場其女甚賤不能營構

纔祠家側天曆元年六月九日始移北野其
製猶卑九年三月近州比良神官良種兒年
七歲託曰我昔任僕射先夢松生我軀而便
折是以我知上三公又逢貶竄以故我所居
之地必當生松不幾一夜間數千株松生北
野於是朝日寺沙門寂珍與右京婢文子勸
乃造靈祠天德三年右丞相藤師輔改規大
厦自爾靈威日新世曰十一面觀自在靈應
法道仙人者天竺人也初靈鷲山中有仙苑

五百持明仙修金剛摩尼法皆能得道須臾
遊十方刹便還本處神力如是壽無量歲導
刹人天道者其一也一時乘紫雲出仙苑經
支那過百濟入吾日域下播州印南郡法華
山其山八朶故爲号也于時溪谷出五色光
道見爲靈區居焉常誦法華修密觀所持道
具千手大悲銅像佛舍利寶鉢而已餘無長
物一日多聞天王駕雲來語道曰大仙又摟
此我當擁護正法鎮撫邦國又牛頭天神現

形西峯曰我願任除災之役道得千手寶鉢
法天龍鬼神來往奉事常飛鉢受供別人稱
空鉢仙人坐石大神請置鉢于石上奉供其
地今尚号空鉢塚在神祠西南大化元年秋
八月船師藤井載官租而過道飛鉢乞供藤
井曰御厨精粳不遑私情鉢便飛去於是字
舩中群米隨鉢飛連猶如鴈陣入山中藤井
大驚奔到庵所悔謝乞憐道笑而諾言已米
石如前飛歸其米千石無有遺失只其一俵

落南河上自茲此地富人多矣俗号米墮村
又曰米田藤井入都奏事孝德皇帝大加感
歎五年五月上不豫診治弗瘳乃宣左僕射
阿倍倉内召道加護道入宮持念玉體平復
六宮羅拜止宮七日弘演釋門與旨君臣莫
美曰之設無遮會道歸山此年救於山中建
大殿安所持觀自在銅像及佛舍利寶鉢白
雉元年九月落成上幸寺始本朝重神輕佛
屬道之唱真乘天下翕然反之二年三月宮

中大藏會三年季冬僧尼宮齋皆道之諭化
也道居山數十祀一日告衆曰我本棲耆崛
之仙園也暫來此誘導耳今當歸乃說偈曰
我化有情來此地留下像鉢舍利羅一涉斯
境所求得永出三途見佛陀即放火光飛入
雲中道多營精舍諸州徃徃而在今存者稱
道遺德

又米仙者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學仙法食松
葉服薜荔一旦騰空飛過故里會婦入以足

踏浣衣其脛甚白忽生染心即時墜落漸喫
煙火復塵寰然鄉黨契券當署其名皆書前
仙基今舊券之中往往猶有子澤悉然嘗於
高市郡營精舍鑄丈六藥師金像并二菩薩
像所謂又米寺也後又修仙凌空飛去又有
火伴仙安曇仙二人與又米相後先兩仙菴
基今猶在和州
釋陽勝姓紀氏能州人母夢吞日有娠元慶
三年登睿山師空日時年十一性聰明一聞

不忘學止觀兼受瑜伽密教誦法華勤密供
性慈愍逢裸者脫與衣見飢人讓已食蟻虱
蚊虻饑身飽止常厭喧囂修禪定勇猛精進
脇不印席後居和州夏入金峯山冬下牟田
寺習仙方初辟穀食菜蔬次去菜食果菰漸
止飲食或日食粟一粒衣薜蘿躡雲煙延喜
元年秋永謝世境所披袈裟掛松枝書曰讓
興堂原寺延命命見是悲泣尋求山谷無蹤
跡勝父病瀕九死乃歎曰我有多子所愛者

只陽勝而已傳聞得仙若有仙通知我意願
一見之勝聞此事飛至舍上誦法華父曰誰
乎經音絕似陽勝家人出見不睹其形只聞
其聲勝白父曰我離父宅永去人寰孝思不
違故來誦經又曰每月十八燒香散花願待
我我尋香煙而來誦經說法報罔極矣語已
經音絕後於金峯山逢東大寺故舊語曰余
住此山五十餘歲行年八十餘我修仙法得
身自在昇天入地飛行無碍妙法華力得心

自在化世間利有情又於吉野山與練行息
真遇身生兩翼飛遊空中語曰我身中無血
肉遍體生奇毛言已過去又能野山松本嶺
逢齊山舊友談話而去又有苦行比丘居莖
石室數日無食而誦法華不輟忽青衣童子
持白物來與比丘食其味甘美比丘問所由
童子曰我本睿嶽千光院延濟和尚之童也
薰練年深得仙近來事陽勝仙此食又是勝
公所命也童便飛去

贊曰昔媼女誓曰我不跨一角仙頭不出山
 果然久米見白脛而墜有以矣哉於盛色之
 毀入也可不慎乎秦皇宮人食芝而得仙遍
 躰生青軟毛故世去毛女陽勝之奇毛恐是
 與二人挾吾道而練形非山澤癯者之倫也
 釋窺仙居宇治山持密咒兼求長生辟穀服
 餌一旦乘雲而去

都良香者京兆人也父才冠世仕到著作郎
 管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管公階爵日加良

香不及怒奔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
 年或見大峯山窟中顏色不衰去

藤太主源太主二人居和州吉野郊布衣烏
 帽辟穀而持密咒淨藏法師欲渡吉野河會
 瀑漲無舟措節而躊躇時二人飛來曰待我
 試咒力藤太主持念須臾神人伐大木載藏
 源君又令神人牽其木著河岸二仙謂藏曰
 非師爭感我二人哉言已飛去

生馬仙者備州住吉縣人入河內高安縣東

山在深谷中寬平九羊沙門明達持頭陀行至東山絕頂見深谷有草菴下到菴所有優婆塞顏色似黃粟頭戴白帽身著白衣達近問曰為誰對曰我是生馬仙也便以五瓜與達曰是此地之產也可以充飢達嘗之甘美不可言達曰在此為何曰吾入山以來未見山脚只求菩提耳達出山傳此事

釋法空野之下州人居法隆寺學顯密教讀法華晝夜各三部後返本邦游歷勝地適至

一洞生五色苔門戶障隔及牀座自然天成又以彩苔悉皆嚴飾空見此心生歡喜入中居止永離塵境乃綴五色苔為衣服甚軟煖果茲充食鳥獸馴傍十羅刹女現形給使在華歲月又不記也有比丘良賢巡禮靈區迷路至洞見空生希有想宿數日見羅刹女端嚴生深心女白空曰是破戒無愧人錯至淨境我當損害身命空曰莫作是說加護送人間女復本形甚可怖畏提賢凌空而飛須臾

